

S294

1302

1B39

女科要旨下



女科要旨卷三

閩長樂陳念祖脩園著

男元蔚古愚叅訂
犀靈石韻註

孫男心典
蘭芝亭同校字

產後

門人問曰。產後症。諸家議論不一。治法互異。而吾閩歷久相傳。俱宗朱丹溪所云。產後有病。先固氣血。故產後以大補氣血爲主。雖有雜病。以未治之。薛立齋。汪石山。極贊其妙。而陳良甫。單養賢。諸論皆不出其範圍。虞天民。葉以潛。



國立中國醫藥大學

圖書館

又以去瘀血爲主。二說互參可以得攻補兩大法。究竟當從與否。曰：此皆庸俗之見。亦且一偏之言。不足聽也。今節錄內經二條。金匱產後至冊以註之。各家之說。一概置之弗言。所謂群言淆亂。哀於聖是也。

內經云。孔子之時而患寒熱。脈止懸小。

不宜實大。小產手

病熱脈宜懸小。後新虛故也。

則死。

足溫則生。

若脈雖懸小。是脾氣衰絕。而見手足俱寒。陰氣暴起。

則死。

內經又云。孔子中風而身熱。以爲風熱逆於

必不能懸小。實大之中。而相緩。是脾胃之氣。設見而實大。但須實大。見往來而緩。尚榮於脈。則生疾。

急則繩。必死。

胃氣已

此二節以脾胃爲主。可知內經所獨重。後諸家互相辨駁。終不足言也。昔人云。片語會心。非是少卽讀書得間之謂也。

問人問曰。金匱較傷寒論。更爲難讀。夫子於產後獨主之曷。故曰。醫儒者事也。先其事之所難。東魯明訓而因陋就簡。直市醫耳。且隨症條分名目。臚列方治。不得其頭緒。如治。然而棼之也。全舉金匱爲主。若得其一知半解。便足活人。故全錄於左。嘗論歷代未立考試醫生之制。甚失業之輩。混充之。以爲餉口之術。所以日流日下。而女科其尤甚。

者。若明理之人遇醫輩先詢之曰。岐黃後若仲景可稱上醫否。不知者曰。我不知爲何人也。其知之者曰。漢代之醫聖相去久遠。而難從耳。夫時有古今之異。豈天之五運六氣。人之五臟六腑。亦有顛倒變遷之異乎。知與不知。不過以五十步笑百步耳。設有明理者。楷錄此冊第一節。第二節原文。令時行之醫。每句淺淺講得下。則是上好名醫。卽一時講不下。背執所錄原文。携回查對各本舊註。略能敷衍講得去。便知渠家亦藏有正書。必不至有大支離處。亦是好醫。或携其原文。轉向心服之醫友處。東模西擬。約略。



於皮毛上說得來。便知渠門尚有一二讀書好友。亦不至
有大荒唐處。亦是好醫。余欲求此數種人。不能旦暮遇之。
實爲憾事。且習聞其自文曰。彼是仲景派。我是劉張水李。
前四大家派。我是王肯堂薛立齋。張景岳喻嘉言後四大
家派。且時行臨症指南。其樂慣用生薑。渣泡淡附子。地黃
炭。泡淡吳萸。漂淡白朮。及一切藥炭。海中各種乾殼。皆無
氣無味之類。其治法開口。便云五行三合。雙山顛倒化合
之妙。皆渺茫無據之說。虛病則云以人補人。多仗紫河車
熬膏。此物大穢。大毒。大動火。每見百服百死。病人宜存好

心作好事。切勿聽此忍心害理之言。及病則云入絡以老絲瓜鮮竹荪。當歸鬚忍冬藤。刺蒺藜之類。爲秘藥。又以西瓜翠皮鮮荷梗。海參淡菜肉之類。爲新奇。不能於指南中擇其善而從之。而惟集其所短。天士有知。當必斥之。譴之而竟張大其說曰。我是葉天十一派斯言也。彼妄註之。我妄聽之。其如斯道何哉。所望行道諸君子。速遊去相沿之病。從事於聖經賢訓。亦不失爲善改過之君子矣。

金匱云。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曰病瘻。二曰病鬱冒。三曰大便難。何謂也。師曰。新產之婦。畏其無汗。若無汗。則榮衛不和。而爲發熱。無汗等症。

似乎傷寒之表病。但舌無白胎及無頭汗。理開而多
痛項強之可辨也。然雖欲有汗。又恐其血虛腠理開而多
汗出。汗出則腠理開而多

理愈開而喜中風。

風又動火。故令病瘡。新產文婦畏血不行

若不行。則血瘀於內。而爲發熱腹痛等症。

似乎傷寒之衰

病極舌無黃胎。及無大煩躁。大狂尅之可辨也。然雖欲血下。又恐血過多而亡血。血氣無氣。則復汗。

血氣兩耗則

寒自內生而寒多。血爲陰。亡失

守氣爲陽。故令過多而亡血。血氣無氣。則復汗。

陽虛上厥。故令不省人事而鬱冒。

新產之婦。雖欲其汗出。血行。又恐汗與血過多。

致以亡津液。胃腸燥。

故大便難。三者不同。其爲亡血。傷津則一也。

此爲產後提出三病。以爲綱。非謂產後止此三病也。

上言新產之病。其提綱有三。然症病有竹葉湯之產婦鬱冒。與大便難二病。皆因亡血。傷津所致。故

其脈俱微弱。

惟嘔而不能食。大便

反堅

是爲大便難。綱中之兼症。一身無汗。

但頭

上

汗出

爲鬱冒綱中之專症。

所以然者

血虛

則陰竭于下。而下厥。

而必冒

推而言之。凡素患鬱冒之大名。

而必厥

患鬱冒之大名。

而必厥

患鬱冒之大名。

曰冒家

吾觀冒家。

冒家欲解必令

大汗出而始解。

以血虛

爲下厥。

而必冒

患鬱冒之大名。

孤陽

無依而

上出故頭汗出

此頭汗出爲鬱冒病。

綱中之大眼目也。

所以產婦

病。

頭汗既

喜身而

汗出者

以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

損陽而

汗出

陰陽乃平而復。

蓋陰陽之樞操自少陽非小柴胡湯不能轉其樞而使之乎。

於產後

則陰陽乃平而復。

陰陽乃平而復

而復。

蓋陰陽之樞操自少陽非小柴胡湯不能轉其樞而使之乎。

大便

難之綱中。

其症

其症。

堅

由於血行過多則陽明之血

於下

則反逆。

嘔失和于

中而爲

不能食

陽明屬胃爲血海血不自

于上而爲

于上而爲

不知導爲乎胃。

轉胃降逆順氣爲安。

胃其寒柔潤爲補胃

而不知小柴胡湯爲和胃。

深層治法傷寒論小柴胡湯

方後云上焦得通法大得下胃氣因和三句移來此卽堪爲此症之知板註脚也故以上二症統以小柴胡湯主之

此爲鬱冒與大便難之相乘者詳其病因而出其方治也

鬱冒病既解而能食至七八日更發熱者然發熱而不惡寒便知其不在表而在裏矣因能食而更發熱便知其非虛病而爲食傷矣此爲胃實宜大承氣湯主之

此言大虛之後有實症卽當以實治之也若畏承氣之峻而不敢用恐因循致虛病變百出甚矣哉庸庸者不

堪以共事也。若畏承氣之峻而用穀芽麥芽山楂神麩之類，消耗胃氣亦爲害事。

產後

屬虛各寒阻滯氣血則

腹中瘀痛以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併治腹中寒疝虛勞不足。

衆各家說瘀痛者緩緩痛也概屬客寒相咀故以當歸通血分之潤生薑行氣分之寒然胎前責實故當歸白芍散內加蒺藜澤瀉瀉其水濕此屬產後大概責虛故以當歸養血而行血滯生薑散寒而行氣滯又主以羊肉味厚氣溫補氣而生血俾氣血得溫則邪自散而痛



止矣。此方攻補兼施，故併治寒疝虛損或疑羊肉太補而不知孫真人謂羊內止痛利產婦古訓鑿鑿可據奚疑哉。

然痛亦有不屬於產後腹痛。若不煩不滿爲中虛而氣虛者不可不知。產後腹痛塞動也。今則火上逆而煩壅而滯。胃下不得臥。此熱下鬱而碍上也。以枳實芍藥散主之。

此爲腹痛而煩滿不得臥者。出其方治也。方意是調和氣血之滯。所謂通則不痛之輕劑也。下以大麥粥者。兼和其肝氣而養心脾。故癟腹亦主之。

婦人產婦腹痛。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爲熱灼

血乾

腹中有乾血。其着於臍下。非枳責芍藥所能治也。宜下瘀血湯主之。亦主經水不利。

此爲痛着臍下。出其方治也。意者病去。則虛自回。不必疑其過峻。

然亦有不可專下。產後七八日無頭痛發熱惡寒之太陽症。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瘀血而已。然其不大便煩躁發熱。切脈

微實

是胃家之實也。陽明旺於申酉。

更倍發熱

至日晡時

明巴

不食

而明巴

食人則熱

爲胃之譖

語夜陰也。若病果在陰。宜盡輕而夜重。今至夜明氣衰。

又胃熱之驗也。然又有最確之辨。晝陽也。

夜陰也。若病果在陰。宜盡輕而夜重。今至夜明氣衰。

又胃熱之驗也。然又有最確之辨。晝陽也。

夜陰也。若病果在陰。宜盡輕而夜重。今至夜明氣衰。

又胃熱之驗也。然又有最確之辨。晝陽也。

卽

稱

愈其爲胃家之實

宜大承氣湯主之

蓋此湯熱與結
熱更無疑也。兼法以陽明之

熱在裏之少腹結在膀胱也。

此言血雖結於少腹。若胃有實熱。當以大承氣湯爲主。
若但治其血而遺其胃。則血雖去。而熱不除。卽血亦未必能去也。

此條至夜則愈四字。爲辨症大眼目。蓋晝爲陽而主氣。
暮爲陰而主血。觀上節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
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以此數句。
而對面尋繹之。便知至夜則愈。知其病不專在血也。

產後中風續續數十日不解。似不應在桂枝。頭微疼。惡寒。
時時有熱。皆桂枝本症之例矣。然一症邪人胸膈爲木陽之裏症。其餘乾嘔。汗出。俱爲桂枝症例中本有之症。是桂枝症更進一層。雖久而卽爲陽旦症。桂枝湯稍爲加增。卽爲陽旦湯。病雖久而陽旦症續在者可與陽旦湯。

張石頑云。舉此與上文承氣湯爲一表一裏之對子。不以日數之多。而疑其無表症也。

男元犀按。此言產後陽旦症未罷。病雖久而仍用其方也。傷寒論太陽篇有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之句。言因者承上文。病症象桂枝。因取桂枝之原方也。言

增桂者卽於桂枝湯原方外更增桂枝二兩合共五兩
是也。言加附子參其間者。卽於前方間參以附子一枚。
也。孫真人於此數句未能體認。反以桂枝湯加黃芩爲
陽旦湯。後人因之。至今相沿不解。甚矣讀書之難也。然
此方傷寒論。特筆用令汗出三字。大是眼目。其與桂枝
加附子之治遂漏者爲同中之異。而亦異中之同。蓋止
汗漏者匡正之功。令汗出者驅邪之力。泛應曲當。方之
所以入神也。上節裏熱成實。雖產後七八日。與大承氣
湯而不傷於峻。此節表邪不解。雖數十日之久。與陽旦

湯而不慮其散。此中之奧妙。難與淺人道也。丹溪謂產後。唯大補氣血爲主。其餘以未治之。又云芍藥代生之氣。此授庸醫藏拙之術。以誤人不得不直斥之。長孫心典稟。按頭疼惡寒。時時有熱。自汗。乾嘔。俱是桂枝症。而不用桂枝湯者。以心下悶。當用桂枝去芍藥湯之法。今因產後亡血。今可逕去芍藥。須當增桂。以宣其陽。汗出至數十日之久。雖與發汗遂漏者迥異。亦當借桂枝加附子湯之法。固少陰之根。以止汗。且止汗。卽在發汗之中。此所以陽旦湯爲絲絲入扣也。

